

# 雪山脚下的门巴

■王 昆

##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太阳升起,灿烂的光芒在终年覆雪的山巅四散开来,照耀着整个部落,照耀着雪山脚下起伏的沙日塘草场。河边斑驳的草地上撑开几顶洁白的帐篷,像几朵白云停驻在那里。

在草场上,骑摩托车的一般都是放牧的少年,但今天来的显然不是。他们是几个身穿白大褂的人,左上臂那里有一个醒目的红色十字。

崎岖山路上,几辆摩托车正使劲地蹦跳在坚硬的乱石之间。最前面的是莫云乡卫生院的医生更求达吉。

“东方门巴(门巴是藏语医生的意思),我的身子会来回晃动,你要紧紧抓住扶钩!”更求达吉一边加大油门,一边大喊着告诉坐在后面、肩挎药箱的汉族女子,“坐直了,要不我们都会摔进河里!”

摩托车以大幅度曲线蹦起来又掉下去,扎着马尾、浑身紧张的“东方门巴”被颠了下来,小腿摔得一片瘀青,刚一碰就疼痛难忍。她干脆选择紧跟摩托车,在悬崖边的山道上一路小跑。

—

“东方门巴”的名字叫东方玉音,是解放军某医院的肝胆外科专家。两个月前,东方玉音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健康扶贫工作推进会。按照会议部署,东方玉音所在医院重点抽组一支专业队伍参与玉树的健康扶贫工作。

这个消息让东方玉音很振奋。早在一年前,她就作为专家考察组成员到过玉树。牧民群众的病况给东方玉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——因为高海拔沸点低,牛羊肉无法彻底煮熟,牛羊肉里的寄生虫也就无法杀灭,许多牧民因此患上了包虫病。

在牧区,最难对付的就是包虫病,这个病的特点是患者不会感到特别的疼痛,只是反复发低烧,吃点退烧药,低烧就会很快退去;得了病的人便不会在意,一旦病情进展到了恶化阶段,无论如何治疗,也很难达到根治效果。因此,仅在这一项病种上,因病致贫、返贫的人就不少。

东方玉音决心要争取加入到援藏医疗队里去。她带着一份全部合格的体检报告游说了三天,院领导同意了她的请求。

医疗队此次的核心任务是包虫病的筛查与治疗。资料显示,筛查建档的人基本都是在城市和乡镇集中居住,而一些偏远的草场,比如杂多县莫云乡,并没有得到必要的筛查。

二

选择到莫云乡巡诊,是东方玉音自己提出来的。来到沙日塘草场之前,东方玉音曾和莫云乡有过一段缘分,她接触的第一例包虫病患者,那个小病号达娃琼沛,就是莫云乡的。

东方玉音第一眼到达娃琼沛时,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已经被包虫病折磨得虚弱不堪。她穿着厚厚的衣服,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感冒发烧。她怀着巨大的希望,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东方玉音。

东方玉音蹲下来帮她整理了一下衣服,然后对她说:“不要害怕,阿姨就是过来治疗这个病的,相信科学,什么困难都能解决。”询问了病情症状,做完了简短交流,东方玉音决定亲自为达娃琼沛做检查。

反复查看了包虫的大小和位置,东方玉音认为必须立即为达娃琼沛实施包虫病剔除手术:“这个包虫的位置目前距离主动脉血管还有一定的缝隙,一旦继续发育,就会粘到血管壁上,到那个时候,就很难实施包虫剥离术,而只能施行切除术。”

剥离还是切除,女孩的父亲不懂这样的术语,但要动刀子这个事,还是让父女俩犹豫了。父亲决定先把达娃琼沛带回家,他需要一家人做个商量。

这一去就是两个多月,等到达娃琼沛前去医院做手术的时候,东方玉音已经赶赴另外一片牧区调研去了。遗憾的是,由于就误的时间太久,包虫发育得太快,她腹腔里的包虫已经靠近动脉血管。为了安全起见,医院及时给她做了包虫切除术,没能按照剥离术的方案操作。

包虫的切除与剥离,虽然只是一个词语的差别,但治疗效果却完全不同。被剥离的手术,意味着是根治;而被切除的包虫留有残余,可能会面临复发。

达娃琼沛手术后,现在情况究竟怎么样了,东方玉音在心头不时地牵挂着。这次能够来到这片牧区,东方玉音不禁更加挂念起她来。

三

透过窗户缝隙,黎明破晓,格外美丽:地平线上的紫日喷薄而出,染得苍穹之上的朝霞犹如一匹撕裂的锦缎,层层彩云幻化成泼墨的流光,嵌入发白的半边天际,缝隙间漏下一缕缕金色的光柱,像是给苍白的高原点了火,滚滚如潮般的鎏金红霞便沿着大地那纵横的沟壑漫延开来。

尽管天已大亮,但草场依然寒风刺骨,东方玉音只能继续躺着。她又躺下继

续睡,不断地翻身,还是睡不着。东方玉音想到了达娃琼沛。来到牧区这么久了,还没有时间去找一下她呢。

东方玉音于是问陪她巡诊的更求达吉:“达娃琼沛这个名字你熟不熟悉?”更求达吉说听着熟悉,但没啥特别的印象,她问东方玉音为啥问到这个人,东方玉音给更求达吉讲起了来龙去脉。更求达吉说,放心,只要是我们的草场上的牧民,都是可以打听到的。

几通电话过后,达吉兴奋地抓着东方玉音的胳膊说:“我给你找到了,那个达娃琼沛,就在附近的牧点。”

第二天天还未亮,他们就骑着摩托车出发了。

……

翻过山坡,东方玉音又坐上摩托车。平缓的草场上,几顶帐篷前开始升起炊烟,正好是早饭时间了。

一顶帐篷前,3个七八岁的孩子奔跑玩耍。更求达吉走下车和孩子们打招呼,问了达娃琼沛的家,孩子们指了指右前方,说大概拾满一筐牛粪的工夫就能到达。

更求达吉一路指挥着方向,东方玉音夸奖她比导航仪好用多了。没多久,他们就看见了达娃琼沛家的帐篷。当东方玉音踏进帐篷时,达娃琼沛和她的阿爸阿妈就惊喜不已地迎了上来。

虽然东方玉音并不能听懂他们的话,但那股纯真热烈的情感却扑面而来。小达娃有些羞涩,她显然还记得这位穿军装的阿姨。达娃琼沛的阿爸阿妈端上来风干肉和新鲜的奶酪,一个劲地招呼大家多吃些。

趁着大家都在聊天说话,更求达吉像只百灵鸟一样,把解放军专家过来巡诊的消息带到了这处牧点的所有帐篷。不大会儿,达娃琼沛家的帐篷外面便围满了手捧哈达的牧民。

医疗队员把检查仪器拿进了帐篷,开始为大家体检。快要返回的时候,才轮得上为达娃琼沛一家人检查。她的阿爸阿妈都还好,很健康。但是,当最后为达娃琼沛做复查时,东方玉音最担心的事发生了:包虫病复发,而且是包块多发!

在回去的路上,看着五彩的经幡在山坡上随风摆动,东方玉音心情沉重:在这广袤的牧区里,还有多少这样的偏远牧点呢?当晚,她就写了一份偏远牧点包虫病情况的报告,建议医疗队派更多人员、设备到各个牧点巡诊,确保不漏一人。

四

达娃琼沛的病情非常需要包虫剔除手术,但这个手术在哪里开展,东方玉音进行过慎重仔细的考虑。牧区群众对手

术还存有犹豫态度,其中一个原因,是包虫病剔除术带来的二次复发。东方玉音打算在杂多县为达娃琼沛开展手术,要通过这场手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剔除手术的意义。但是,县医院之前仅实施过相对简单的包虫剔除术,从未开展过这种复杂的包虫剔除术。

病房里,达娃琼沛坐在床沿上望着窗外。

病房外,东方玉音透过玻璃窗口,看着达娃琼沛的背影,迟迟没有推开病房的门。由于是在杂多县医院进行手术,卫生条件比不上州医院,考虑到术后恢复,东方玉音决定让达娃琼沛把头发剪短一些。

“吱——”东方玉音推开病房门的同时,达娃琼沛回过了头。一阵风从窗外偷溜进来,吹起达娃琼沛乌黑的长发。她走到达娃琼沛面前蹲下,双手覆在她的膝盖上,轻声说道:“手术之后要有一段卧床,这样的长头发不方便……”

听说要剪头发,达娃琼沛不禁流下了眼泪,但她最后还是咬了咬嘴唇,轻轻点头说:“姐姐,你说的我懂,你们剪吧。”

手术按既定方案进行了。医疗队和杂多县的外科医生们开始实施暴露肝脏手术。打开腹腔,大家惊呆了,四个包虫囊。

剥离肝体上部的那个包虫囊比较顺利,但肝下侧盆腔里的两个包虫囊剥离起来就比较困难了。囊壁和肠肌粘连紧密,这让东方玉音的手术刀就像分离石榴里面薄薄的外壁一样困难。

将近两个小时,肝下侧盆腔里的两个包虫囊终于被“定点清除”,就剩下尾状叶内的最后一个了。

被称为“刀尖上跳舞”的尾状叶手术,多年前还是禁区,而达娃琼沛最后一个包虫囊恰恰就长在尾状叶内。这里密密麻麻的血管系统、静脉回流系统、胆道系统像网一样紧紧包裹着包虫囊,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生命危险。

细小的手术刀如游丝一般行走着,又过了近半个小时,最后的这个包虫囊也被成功剥离……

借着手术成功带来的积极影响,东方玉音和医疗队员们在县医院接连开展了十多例包虫剔除手术,而且每天前来问诊的牧民明显增多。是的,也许这支医疗队并不能解决太多的问题,但留下的科学诊疗理念、培养的牧区医护人员,将永远改变这片高原。

达娃琼沛要出院了。分别时,东方玉音递给她一个香囊。达娃琼沛接过去打开一看,里面装的竟然是自己的发辫,忽地鼻子一酸,眼泪又下来了。临上车前,达娃琼沛一次次确认香囊有没有装好,生怕一不留神丢了。透过车窗看着达娃琼沛,东方玉音觉得没有长发的她,显得更加精神了。

## 韵味

■郑茂琦

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。青藏高原为什么那样撩动人们的心绪?也许是因为那里有圣洁的白云,有五彩的经幡,更有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人间奇迹。

“山高自有入开路,水深还有造桥人。”东方玉音就是那“开路”“造桥”、创造奇迹的队伍中的一员。文章中,作者特别抓取了为达娃琼沛治病的故事,用扣人心弦的情节,突显健康扶贫对藏族同胞的意义。东方玉音一直惦念着这个患有包虫病的瘦弱女孩。她是这么小的孩子,已经遭受了一次开刀手术,马上就是第二次了,难道还要看着她忍受第三次痛苦吗?不管多难,东方玉音都决心给她实施根治手术,只为了天边多一个在帐篷前玩耍的孩子。

好故事不在长短,关键在于有没有令人感动的瞬间,有没有把它们用简约的文字铺垫出来。有位老作家说,写文章像削铅笔,只有恰如其分地割去铅笔上的木头,铅芯才会“变长”。这个“长”,是回味无穷、韵味悠长。



本版插图:李 振  
版式设计:梁 晨



## 长征

第 5225 期

## 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这是发生在多年前的一个故事,也是一个大夏天。军嫂王云从菜市场出来时,正午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,肚子里的小家伙似乎感受到烈日的炙热,兴奋地踹了她一下。她一边爱怜地用手抚摸着,一边轻声细语地和他说说话。她希望孩子是女孩,但单位里有经验的大姐说她的肚子挺出来是尖尖的山峰,肯定是男孩。王云叹口气,打开阳伞,一手撑伞,一手拎着一网兜菜,慢慢悠悠地回家。

从菜市场到王云单位设计院有两里路,平时不觉得远,有了身孕就觉得特别遥远。王云怀孕前几个月在路上要歇两次,现在走两三百米就要歇一次。好在道路两旁种有高大的国槐,虽然是夏天,有浓密的树荫遮掩,就不感到那么炎热。

终于到了宿舍楼,王云把菜兜放在楼道,一边踱步一边甩手。她家住五楼,一层层楼梯看着都眼晕,平时自己空手爬都费劲,这会儿还有一大兜子菜呢。王云四处张望着,希望这时有邻居进出,可以像前几次一样帮自己把菜提上去,但这次等了十多分钟也没有人影,只好自力更生。

王云扶着楼梯一步步上楼,上了一半实在走不动了,楼道里还是空无一人,她忽然觉得心里的委屈直往上涌,就靠在扶梯上,嘤嘤地抽泣,边哭边骂丈夫方宽。

方宽是边防团的连长,结婚后一直两地分居。方宽父母年龄大了,不能来照顾王云,王云的父亲中风,母亲要在家里照顾病人,王云只能自己料理自己。

## 冰箱

■程文胜



王云和方宽没想着要小孩。两年那人刚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,部队有急事,来电催他归队,两人商量第二年休假期时再办婚礼,所以王云单位新分的房子都没来得及配家具。谁知王云意外怀孕。好在孕期反应不太剧烈,胃口还好,虽不善厨艺,好歹也能混个肚子饱。

王云还在叨咕方宽的不是,邻居刘大嫂听到动静,出门见是王云,连忙扶着地,帮她提着菜,一直送她回到家。

一进屋,刘大嫂吃了一惊,一室半一厅的房子,卧室只有一个双人床,客厅两把木椅配一个简易餐桌,一台电扇有气无力地摇着头。

刘大嫂说,这大夏天的,没电冰箱,这些菜怎么保存?以后买回来的鱼肉就放在我家冰箱冻着吧。

刘大嫂顺手又把菜收拾了,煲上一锅汤才走。

刘大嫂的热心帮助,让王云的心里暖洋洋的,感觉真是远亲不如近邻。

有了冰箱存放食物,王云不必每天去菜市场。刘大嫂时不时也叫王云去她家改善生活。王云就把这些事写信告诉方宽,特别提到冰箱的事。

方宽很自责,也觉得这样总往别人家放东西没面子。但也没办法,他老家在农村,亲戚都在向他这个公家人伸手,也没多少积蓄。好歹挤出了一笔钱,托人帮着买了个冰箱送到家。

隔了一段时间,刘大嫂不见王云往她家冰箱存放食品,遇见她就询问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意见。

王云脸红了,不知怎么说,便支支

吾吾说不好意思打搅。

刘大嫂说,谁家没个难处?不妨事的。

王云便继续去她家存放。

王云临盆前,方宽赶回家,发现冰箱在小房间角落,里面空荡荡的,便问王云。王云就把刘大嫂的事说了,并要求方宽保密。

王云说,不是冰箱放东西的事,我是不想让冰箱凉了刘大嫂的心!

方宽很感动,感觉到一种作为军人的光荣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方宽搬了几次家,冰箱从单开门到双开门换了几代,王云一直带着那个小冰箱。现在,刘大嫂已经去世了,王云隔三岔五还到储藏室擦擦小冰箱。

王云说,这是个念想呢!

## 考验

■张帅杰

## 微纪事

微乎,不是零碎是精粹

前段时间,特战突击队员们都因为训练产生了挫败感。原因是自从吕鹏担任战术教员后,训练时突发情况一个接一个,队员们叫苦不迭。这次上级组织的反恐演练,就是要检验吕鹏小队的训练成效。

某训练基地内的一组特战队员们全副武装,双手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武器,盯着不远处的独立房。

导调组宣布情况,解救人质行动开始,吕鹏和他的特战队员们迅速进入战位。不过,导调组设置的突发情况实在让特战小队应接不暇。多次侦察失利,行动陷入了与“暴恐分子”对峙的僵局。如果不尽快设法打破这个僵局,行动将很有可能失败。压力如山,粗重的呼吸声不断从队员们嘴里传出,时间仿佛越走越慢。

此时,“暴恐分子”已经严加防备。为了争分夺秒,吕鹏果断采取高点狙击的战法。狙击手领命后迅速到位,占领附近有利制高点。一切准备就绪,对讲机却传来一个坏消息:“暴恐分子”在人质身后隐藏得很好,没留给狙击手任何射击的机会。这又给吕鹏添了一层无形

的压力,时间不等人,已经不能再继续僵持了,他命令狙击手进行游走,找到合适位置继续狙击。一段时间后,“暴恐分子”的身影终于暴露在狙击手的视野里,虽然只有一丝缝隙,但严峻的形势已经不容任何人再犹豫了,这样的狙击对于狙击手是一场残酷的考验,只听一声枪响,狙杀成功。

外围待命的突击队员迅速破门解救人质,原以为任务完成,可以组织撤收了,却发现人质身上有一枚疑似爆炸物。队员正准备拆除,人质却突然做出起身的动作,搜爆手眼疾手快,一把摁住人质。

原来,搜爆手仔细观察发现,人质座椅下面还安置了一枚压感炸弹,炸弹与人质后方不远处的承重墙相连接,如果没有发现的话,就是“九死一生”。最终,排爆手和搜爆手合作,成功排除掉压感炸弹和埋置于承重墙下方的爆炸物。

在复盘会议中,吕鹏针对这次出现的个别疏漏进行了反思和交流,但他也抛出了一个疑问:为什么这次演练,队员们都比以前沉着冷静了呢?听到这话,副队长暗自咂了咂嘴,然后笑着说:“嗨!人家导调组给出的情况哪有你出的复杂,在你那些‘鬼情况’的训练下,这场演练再不赢下来,我们又要吃你的‘倔脾气’喽!”